

T 5424/3221

16

亦教易者任刻詞之大概字義與
矣倘迹者既泥于象數而崇虛者又索于渺茫
聖學我為天下裂老公祖此刻由象會理得理
忘象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達先天未畫前此亦
吾道當大明之一會也夫豈偶然乎教戒慎不
覩恐懼不聞此自體言千古聖學宗旨若公祖
一言道破矣聖賢論學雖有自用言者有自體
言者而要之以體為主益得其體則其居自然
得力但不古用則其體人不可見其矣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22 1939

承教易義佳刻讀之大撒蒙蔽
矣。徇迹者既泥于象數而崇虛者又索于渺茫
聖學幾為天下裂。老公祖此刻由象會理得理
忘象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此亦
吾道當大明之一會也。夫豈偶然承教戒慎不
覩恐懼不聞此自體言千古聖學宗旨。老公祖
一言道破矣。聖賢論學雖有自用言者有自體
言者而要之以體為主。蓋得其體則其用自然
得力。但不言用則其體又不可見。其或諄諄言

哈佛大學
東亞圖書館
藏書

易道難言

用者蓋欲人由用以識體耳。孟子謂惻隱為仁之端，而以乍見明惻隱之皆有蓋舉乍見知惻隱為用為率性之道。欲人由端識體，知仁為體為天命之性也。指點出萌芽正欲人從此好覓根本。既覓得根本，則不惟萌芽是，即枝枝葉葉皆是矣。故孟子前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而後直說惻隱之心，仁也。蓋既由用以見其體，又何用之非體。此所以直說惻隱為仁，而不必更言其端耳。且此性體原不覩不聞，然必不覩不聞之時，乃見性體。如見孺子入井，見觥觶之牛，此時固有怵惕惻隱之心矣。然未見之前，豈遂無是心乎？未見之前，心不覩不聞，正以體言。正以天命之性言。既見之後，心有覩有聞，便以用言。便以率性之道言矣。故于不覩不聞之時，然後識性體，果不落于覩聞也。若謂共覩共聞之時，而不覩不聞者自在，雖已發而根柢者固未發也。又何必論時不知不覩不聞之時而共覩共聞者亦自在，雖未發而活潑者固常發也。

馬少虛集

又何為專以不覩不聞為性體乎未見入井而胸中已涵一孺子未見殼鯨而胞內已具一全牛先天脉理房皇周浹故曰至善至善者性體也在易謂之太極在曾子謂之至善在子思謂之未發之中知止則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合下便見性體合下便得未發之中如是則身心意知天下國家一以貫之豈有不發而皆中節者哉此大學知止二字所以兼體用而言所以為妙也中懷縷縷不知是否又不得面相印正惟

老公祖詳教之是望是懇

又

頃辱翰教大慰離索夫性學難言久矣如知愛知敬此良知也然必有所以能知愛知敬者此性體也至善之性體蓋自父母初生時天已命之豈待孩提稍長而後有知愛知敬此感而遂通境界然不惟愛敬未感之前而所以能知愛知敬者寂然不動雖知愛知敬之時而所以能知愛知敬者亦寂然不動也此所謂未發之中

此所謂天命之性戒慎恐懼正戒慎恐懼乎此耳大學至善蓋直指性體言此曾氏之學所以獨得其宗也承教知止二字此聖人爲後學開宗立教至精至要之言非實體諸身未見其妙旨哉言乎從吾山中無事閉門功課亦只有此第未繇一領面教恐不無南越北轅耳腴貺遠頒其何以當對使拜嘉虔此佈謝

答楊原忠運長

不佞跼伏深山聞門下聲稱藉甚竊神交之日久近余懋吾亟道門下惓惓不佞盛意不佞方圖修訊乃使使奉書既儼然先之矣此其謙德虛懷卽古人寧多讓焉且感且愧其何以當道學之傳肇自虞廷十六字而孔子括以學之一言此正先師契緊爲人處此其功真賢于堯舜遠甚故子思解之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解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可見聖門之學全在心性上用功非泛泛然向外馳求也世儒不知有心性者多炫聞見以爲博

其究也失之泛濫固不是至于知有心性者又
黜聞見以為高其究也失之空寂尤不是此聖
學所以不光而世道人心所以不古若也故以
心性為本體以學問為功夫元元本本歸根復
命此聖門一貫之學非深造自得不及此承教
疊疊千百言溯聖學之淵源抉異端之流弊援
古證今批卻導窾三復為之歛衽至于逢說云
始也陶沙見金而終也瓦礫皆金始也溯流窮
源而終也左右逢源一可謂直透聖真獨得孔氏
之宗矣其有功于道術不小明儒四語切近精
實敬當置之座右不佞幼不知學長而悔恨生
平多病居諸浪擲不覺五十又一老矣幸門下
不佞提撕共弘斯道魯陽之戈尚可揮也使旋
肅此報謝馮楮神馳不盡

又

不佞三年以來雖屢奉翰誨終是神交不若形
與昨愿左顧獲領面譚生平饑渴一朝頓釋第
卒卒別去未得多留為歉耳顧生回得接手札

婉如再晤。昨一時請教之言業已不省。爲何語而門下一一條縷誠爲愧悚。然藉此得堅自信。則門下教我多矣。疑思拙錄。徼惠弁言。獎誦過情。愧非三都。何當元晏銘刻。銘刻不覩。不聞原。是至靜無感時。莫見莫顯。原是一念方動時。豈可混而爲一。不覩不聞。原就至靜之時論。而道體豈落于覩聞。卽不覩不聞。而道在也。不然是道專屬於動。而至靜之時無道矣。莫見莫顯。原就方動之時論。而道體豈淪于隱微。卽莫見莫顯。而道在也。不然是道又專屬於靜。而方動之時無道矣。卽此才見道本不分動靜。不可湏臾離于此。倘一時不加戒懼功夫。則是道不離我。而我自離道矣。可乎。此所以君子戒慎恐懼。而不敢湏臾離也。言不覩不聞。則無覩無不覩。無聞無不聞。無動無靜。無寂無感。無時不戒慎。恐懼可知。可見君子之心。渾然全是一團虛明境界。慎獨云者。不過就中點出一點機括。令人倍加警省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分動靜而易。

謂復見天地之心。正是就中點出一陽方動一點機括。見天地之心未嘗已耳。非謂天地之心盡之乎一陽也。程子謂其要只在謹獨。要字最妙。而後儒謂聖學只在謹獨。是天地之心。只在一陽之來復矣。豈六陰六陽獨非天地之心也哉。不覩不聞莫見莫顯。原就時言。而道卽在其中。故曰無時不然。彼丟過時而專以不覩不聞爲道體。則可覩可聞。鳶飛魚躍。獨非道體也耶。是道偏于靜而遺乎動。如前所云云矣。又何爲稱動靜無端。顯微無間也哉。道體原是圓滿不分動靜。靜時乃道之根本。方動時乃道之機括。動時乃道之發用。學者必靜時根本處得力。方動機括處點檢。動時發用處停當。一切合道。然後謂之不離。然必在靜時根本處預先得力。方動機括處再一點檢。然後動時發用處才得停當。故特舉不覩不聞與獨處言之。此先天之學。而後天自不待言。非謂道體專屬之靜。而功夫專在于寂動處。感處可以任意。縱有差錯無妨。

也。此處稍偏，則放縱恣肆者，得以藉口。喜怒哀
樂之不節，而曰我能冥合道體，不必一一在事
為上點檢。此小人所以托之乎中庸而行無所
忌憚也。毫釐千里，關係不小。不佞有慨于中，又
矣。承諭及敢藉手請正，不知門下以為是否。小
刻二部奉覽，使者不能久留，住序容刻成，覓便
專致先此附謝。

又

小吉 古長蘆之行不佞抱病深山不克馳祖至今

為歎。日惟擊壤鼓腹歌緇衣甘棠之詩，以寄遐
思耳。疑思佳卉粹成，有日苦乏鴻羽，茲因許生
之便，謹具二部呈覽。許生下帷發憤，滿望高掇
而抱璞不售，八皆扼腕。渠略不介意，此其所得
又在世俗功名之外矣。不佞益器重之。今秋敝
鄉應試，朋友相從者甚衆，俱勃然有志於理學。
殊為吾道得人喜。又殊為敝鄉士風喜。凡此皆
老公祖曩日伯明之効，不佞敢貪天功以為己
力。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夫人既皆可以為

堯舜則世豈不皆可以為唐虞今世道不及唐
虞只是人不皆為堯舜耳若是吾輩大家着實
講明以斯道覺斯民則人皆為堯舜則世即可
為唐虞矣欲明明德於天下此等責任願欲不
論在朝在山人人皆可做得白沙先生謂朝市
山林皆有事者此也從吾雖不敏願與門下分
任之後晤無期臨書悵惘

又

莊誦來教益見門下別來學問之密造詣之深
敬服敬服近世學術多岐議論不一起于本體
功夫辨之不甚清楚如論本體則天命之性率
性之道衆人與聖人同論功夫則至誠盡性其
次致曲聖賢與衆人異論本體則人性皆善不
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當下便是此
天命率性自然而然而然者也論功夫則不惟其次
致曲廢聞見思議功力不得即至誠盡性亦廢
聞見思議功力不能此戒慎恐懼不得不然者
也如以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為

聖人事不知見孺子入井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亦借聞見假思議費功力乎可見論本體卽無思無爲何思何慮非元語也衆人之所以與聖人同者此也若論功夫則惟精惟一好問好察博文約禮忘食忘憂卽聖人且不能廢矧學者哉此非聖人之好勞而故爲是不廢也謂廢此則無以盡己之性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也謂廢此則非所以致曲無以収形著動變之妙而造至誠之化也論本體雖下愚鄙夫亦所同有而況于聖人論功夫雖上知聖人亦不能廢而況于下愚若不分析本體功夫明白而混然講說曰聖學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雖講的未嘗不是却誤人不淺矣况本體又有寂感功夫又有安勉又有不容混淆者必講究得清楚明白從此體驗愈體驗愈渾融愈渾融愈體驗造到無寂無感無安無勉地位便是堯舜之執中孔門之一貫才與自然而然不費纖毫功力之本體合此盡性至命之學聖

聖相傳之正財也。若論功夫而不合本體，則泛然用功，必失之支離纏繞；論本體而不用功夫，則懸空譚體，必失之捷徑猖狂。其于聖學終隔燕越矣。鄙見如斯，不知高明以為何如。向承捐建書院，厚分同志，方謀置間會。潘臬諸公聯鑣會講，別時欲另圖一講，所與老公祖所見略同。即于寺東開署，創為關中書院，規模闕闕，景趣幽雅。吾道似益有興起之機，第愧不佞不足以當諸公盛舉耳。向厚分業，充脩理不朽之誼，豈

獨不佞一人之感。門下延州政蹟卓犖，不佞請去思碑，字字真切。然又有書不盡者，甘棠之詠語，豈虛哉。辨學錄中，直把人心作道心一句，改為氣質作義理，故再以二冊往。向所奉者，亦望更之，何如。

又

吾儒之學，以至善為本體，以知止為功夫，而下文云：致知在格物，可見必格物而後能知止也。格物乃知止以前功夫，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

至者知止也。丟過格物而別求知止之方，此異端懸空頓悟之學，非吾儒之旨也。靜坐原是吾儒養心要訣，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若必欲靜坐數十日，徹夜不寐而後，心目中有真見，此異端坐禪放光之說，非吾儒之旨也。且人之精神有限，嚮晦入晏，息自是當然，只不如宰予晝寢可耳。若無故十數日徹夜不寐，卽強壯人亦生病矣。且無論聖學，恐亦非養生之道也。况孟子夜氣之說，全重一息字。若數十日徹

夜不寐，是數十日無夜息矣。其何以養平日之氣而存仁義之良耶？吾儒之所謂太極，蓋指生生之實理而言，故曰生生之謂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故六陰旣剝，一陽卽復，可見天地生生之心，未嘗一日少已。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此吾儒之正論也。若曰天地原是一團陰氣，全藉藉日之一點真陽，才能生物，如冬天去日遠，便寒；夏天去日近，便暑，可見至於月與星，俱藉日之光，以爲光，如人之一身，全是一團血肉陰氣，只

是有此一點真陽之氣。才能不死。故仙家鍊氣必鍊至純陽而後可以長生。此段議論是仙家養生之說。與吾儒之旨全不相干。豈可以此為吾人之性。以此為至善。以此為未發之中。我吾儒所謂性。指生生之實理而言。非指此一點陽氣而言也。此儒學元學之辨。差毫釐而謬千里者。鄙見如斯。未知是否。便中幸不恡教。尤懇。

又

五月間。遠承翰示。率爾裁復。殊愧不悉。近世學者。病支離者。什一。病猖狂者。什九。皆起於為無善無惡之說。所誤良可浩嘆。頃得顧涇陽先生小心齋劄記。讀之。如門下所提數款。皆大有關係。至於辨無善無惡之說。尤為痛快的。確不佞向從先生遊。別來近三十年。所見不約而同。可謂奇甚。門下謂千聖相傳之道。脉不至顛。墜顧先生真其人。若不佞何敢當哉。顧許兩生一向相聞否。今在何處。乞示之。以慰遐念。寄書者為真定撫院承差。因便附此。其人無他。續也。

又

穀日雪晴掩闌嗒坐忽墮而去翰破我寂寥喜可知也。聖賢學問總在此心。彼不知求心者無論卽知求心而索之虛無寂滅之域是異端之所謂心非吾儒之所謂心也。其弊尤甚於不求。故年來不得已以綱常倫理要盡道。天地萬物要一體。仕止久速要當。可喜怒哀樂要中節。辭受取與要不苟。視聽言動要合禮。存此謂之道心。悖此謂之人心。惟精精此者也。惟一此者也。

此之謂允執厥中。此之謂盡性至命之實學。數語大書于書院允執堂。屏欲與同志同勉之。而來教謂吾輩誠能終日體此數語。時時點檢。時時收攝。如蘧伯玉之寡過。未能如曾子之戰戰兢兢。子思之戒愼。恐懼孟子之求放心。勿忘勿助。便是下學上達。功夫本體合而爲一。而自無支離猖狂之失矣。旨哉斯言。若以一得之語爲不甚謬妄者。千載聖學何幸。當吾世而如日中天。豈不爲吾道一快哉。第東西間隔不克聯床。

劇談為悵快耳聞昨夏台體有脾泄微恙今已大愈喜甚喜甚不佞亦有此疾每入秋卽發近年夏間禁忌瓜果至秋遂不發矣口之於味一句不惟養德亦養身之要訣也

答喬裕吾同年

昨歲郭子至得手教莊誦再三如侍臯比辱惠詩扇詞翰兩絕詩教中異端此日紛無忌先聖從來慎獨知只此二語崇正闢邪開闢鑰聖學無餘蘊矣別來精詣至此伊洛淵源當在年文敬服敬服弟生平善病不耐勞役雖深居簡出而書院會講必不敢輟每會林下諸老有扶杖赴會者有携子孫聽講者其他同志咸集彈琴歌詩人人踴躍第愧弟非其質耳不知年丈何以教我使無貽名教辱詩扇二柄小刻六種請政萬惟不悞郢削尤仞至愛

與楊晉菴都諫

昔橫渠講易聽從者已衆一夕領二程言而卽勇撤臯比一變至道于此足見同志講廟之功

馮少坡集 卷五 書 廿
最為喫緊從吾惜不知學不敢望橫渠萬一而
仁丈則今之二程也願東西間隔不得時時領
教奈何孟叔龍集一部奉覽憶吾三人鼎足談
學曾幾何時預有離合存亡之感叔龍乎叔龍
乎九原不可作矣後死者慨韶華之易駛念學
問之難窮願共努力俾千古斯文之統不至當
吾世而落寞卽東西間隔不減芝蘭同室也何
如何如

答朱平涵同年

別年兄廿有三年矣頃周達菴年兄使至得手
教大慰饑渴方今理學大明真儒輩出而年兄
躬行實踐遠宗鄒魯近接伊洛海內共仰為山
斗弟卽遠在西僻必不敢暴棄以負夙昔承教
謂今人只是自足自誇此誠近日學者頂門之
針先師論學一則曰未能再則曰未能一則曰
何有再則曰何有此豈過為貶損蓋道理無窮
學問無盡惟聖人見得真識得破所以有此言
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望道未見皆是物也

滿街皆是聖人。其言甚是警策。第此言是論本體。非論功夫。是論大家。非論自己。若不下功夫。而自家便認做聖人。則病狂甚矣。年兄下一轉注。謂天下決有聖人。自己決不是聖人。又何等警策。蓋自以為未能。乃其所以為真能。自以為何有。乃其所以為真有也。先師家法原是如此。彼自足自誇者。原是不知何足。恠焉。弟素多病。丙申歸來。賤體頗適。因與山林舊將立會講學于寶慶寺。不意自戊戌一病閉關。九年。至丙午

冬。始復舉寶慶之會而已。酉冬。藩臬諸公為寺中不便。特為弟闢一書院。雖講有專所。同志益為興起。第愧弟不足以當之耳。許師捐館。深為吾道悲悼。聞師已得謚。而許長兄又得蔭當路。又為師建祠。微年兄之力。不至此。同門當共感之。寧獨弟一人也。年兄有三子二女。麟角鳳毛。方興未艾。聞之喜甚。弟有二子二孫。弟素無婢妾。一切家事。俱老妻與長兒料理。弟庶得一意講學。此微有天幸者也。負郭田一百畝。俱先世所

遺可嘆做官幾年毫無增益惟儉淡一着稍稍
度日大抵貧者士之常原不足患第患學不到
孔顏樂處耳因有二詩錄在別紙博笑承問深
感敢併及之

答汪明卿學博

天地間惟有此道人生天地間惟有此學地無
邊腹時無古今人無窮達官無文武無不可學
無不可爲賢爲聖故曰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爲
堯舜夫以皆可爲堯舜之人而與之論道談學
或有疑而不信者非其人甘于自棄亦習俗移
人雖賢者不免耳若有人焉提撕警覺呼寐者
而使之寤雖至顛蒙未有不醒然悟蘧然覺者
何也彼其性原皆善故也不佞深信孟子之言
往歲倡學寶慶而朋友中初則駭旣則疑終則
駭者釋疑者信而且悔其知學之晚今又移講
關中書院人心益爲踴躍同志益爲興起駸駸
乎斯道有中天之漸雖不佞愧不敢當而人性
之善亦略可覩已人人始信孟子之言果不我

欺而不佞之信孟子果非迂也。環州邊邑也。志稱民淳。士慤。夫士必慤而後智能。民淳而後可以興教化。今幸借門下坐鱸鳴鐸以理學為諸士倡。來書云環人士近知向學。任生秉衡尤大有長進。聞之喜而不寐。時雨之化作人。故自如此。此非獨環士之幸。寔百二文運之幸也。佳刻言言名理。至如堯舜至今在孔顏。尚可尋。又如人心豈無過。夜氣滌吾思。夢中一點覺。觸處皆良知。尤得聖學真脉。而未云醉後狂言亂醒時。愧悟存于人情。日用間提醒人心。尤為痛快。兩牛生能付殺青。其志向可知。而來書謂能傳不佞之道于邊鄙。夫不佞何敢當。是門下能傳堯舜孔顏之道于邊鄙也。雖然亦非堯舜孔顏之道。乃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共由之道也。以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共由之道。即傳之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同具之人。于此無所損于彼。有所益于彼。無所損于此。有所益在聖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在百姓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將

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溶成一片昔人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不佞謂太和今在大明宇宙間矣此吾道所以為大而聖學所以不可不講也或謂學不必講者真佳什中所謂醉後狂言不惟不當與之較且當憐之恤之求解醒之方而療之矣使醒解而醒也寧不自悔其失言哉不佞嘗謂功名富貴乃醉人之毒酒讀書講學乃解醒之良方不知門下以為何如今夏書院池蓮綻蒨庭竹交陰卽非會期同志亦時相過從講間未嘗一日不明鄉在口屈指相晤之期當在明歲明鄉偕計時耳使旋草草佈悃便中時惠德音尤感

答李翼軒老師

方今理學大明真儒輩出誠可為世道喜第高明之士多講佛氏無善無惡之說無惡既占地步而無善又開便門竊又為世道憂從吾生平善病不知學問昨辨學拙錄聊以敷衍師傳私用警醒寔無所得承示弁言抉西極之隱病剖

東魯之微言如靈曜當天幽隱畢照彼佛氏無善無惡之說不待辨而自知其非矣且古今闢佛者固多如老師此序絕未曾有蓋天地間不可無此一篇大文字吾道中不可無此一篇大議論何幸借鄙言發之此世道之幸非徒從吾一人之私感也後學小子不知鄉里先正何況尚友千古關學編姑以紀述先正學術之槩愧筆力不足以發之微惠元晏諸先正沒且不朽承諭康僖公學問實其父端毅公成之石渠意見有禪經學康僖公傳中業已補入矣近又于胡可泉秦州記中查出周小泉一弟子王君名爵者亦補入周傳內可見深山窮谷之中故不乏真修實踐之士第患無人物色耳聖學以求友為要兩兄入太學友天下善士而老師庭訓又日督之不惟聯翩兩宋科名即程氏兄弟之學亦始基于此矣吾道幸甚因便肅此佈謝極目山斗心神飛越不盡

答江劬見比部

敝同年中理學甚盛。至于挺然粹然如思岡兄者，尤不多得。雖千里間隔，未由面晤。正欲借赫蹏以商正所學，而昨見邸報，知作古人爲之歎。歔累日，頃承翰示，知家既四壁，而一子又稔耒婚，何天之報施善人至此耶！益令人傷盡不已。平日不知有著述否？如此高賢，咳唾必有關係。門下便中，貽書于家，令其收輯遺文，仍借大筆，弁而傳之。貴精不貴多，但得一二冊行世，則此兄爲不死矣。何如何如？

荅鄒南臯先生

近世學者多口實，超悟弁髦，規矩而曰一功無礙，其害道不小。承教獨提規矩二字，無令放鬆，而以小心翼翼爲真家法，可謂大有功于吾道矣。是非毀譽自是人情常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未必無益。雖然，又安得化石爲玉，使共偕大道之爲得也。

又丁巳冬

今歲徽州大會，汪登源余少原諸公以書托貴

門人江汝修跋涉數千里見召且約會畢借二
三同志訪翁丈于水田不肖初亦欲藉此登龍
以冀生平之顛柰賤恙偶發留汝修兩月而竟
不克如顛柰何見翁丈集中亦有荅新安書院
諸同盟啟讀至念神交千秋比席思道孚萬古
同堂為之躍然不肖亦可藉以自解耳

又

頃魚客至辱詩扇佳刻謝謝學問要日減又要
日增易之益卦是日增之說也損卦是日減之

說也增非增其所無不過復其所本有減非減
其所有不過去其所本無本體如是功夫亦如
是此吾儒一貫自得之學也何如聞貴邑仁文
書院重加修飭大興講會殊喜不肖生平多病
又不能治家人生產業近病體日益衰家事日
益窘惟是講學一念日益壯益堅可嘆也承教
林間光陰天與君所賜無得虛過敬用佩服

荅余少原廷尉

頃江汝修至辱翰教深感道體無窮學問無盡

馮少英集 卷五 書 四十五
學者不廣求師友縱下苦功終無長進故先師
當年輟環天下周流四方豈漫遊也哉正所以
尋師取友講明學問也而或者不知謂專欲得
君行道以求一遇則誤矣貴郡大會尤不肖所
顛分一尺光者遠辱台命此正可以明證學問
一大機會也即跋涉豈敢有憚焉第病體支離
瞞跚不前柰何惟老公祖時惠鞭影策我桑榆
則雖隔數千里與會講一堂無異耳汝修歸肅
函佈謝臨楮不勝惶恐

答楊原忠郡守

聖賢之學總在心性而心性得力又全
在日用行事見得若行事縱恣而曰我能了悟
心性其孰信之此孔子講學惓惓於孝弟忠信
博約知行有以也且欲求孝弟忠信之理盡知
行博約之功使日用行事件件恰當又不專在
行事上用功須是在心性一念上用功庶功夫
不落口耳而行事始得恰當此曾子所以有慎
獨之說也雖然若只在一念上用功則一念未

起之前乎素豈遂無功夫邪且無論妄念多而真念少主人難以措手即真念多而妄念少主人亦不勝其點檢矣如此即慎獨功夫亦有不足恃者此子思子所以又有未發之說也未見孺子而惻隱已具未見齧鯁而不忍已涵此所謂性體也此理無聲無臭不覩不聞為天地根為萬物命于此時時戒慎時時恐懼隨處皆知行博約之功滿腔皆孝弟忠信之理有不起一念自無妄有不躬行行自皆真庶乎慎獨之功

自然省力而日用行事自然恰當矣此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所以為千古聖學之原也慎獨未發正所以發明孔氏之旨非未發之說精于慎獨而慎獨之說又精于孝弟忠信也至于前啟中本體有寂感功夫有安勉二語尚未請教夫聖學以心性為本體一念方萌如大學所云意是感而遂通之時然感而未離乎寂故謂之獨一念未起如中庸所云未發是寂然不動之時然寂而能涵夫感故謂之大本此俱指本體說

故曰本體有寂感。如其次致曲下苦功夫不待言矣。如至誠盡性，豈遂無功夫邪？故兢兢業業，忘食忘憂，功夫都是一樣，只是自然勉然處，不同耳。非謂至誠盡性全不用功夫也。故曰功夫有安勉。至于頓漸之說，嘗謂志頓而功漸，如孔子十五志學，當下便志于從心所欲，不踰矩，非頓乎？然雖志于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豈能當下便從心所欲，不踰矩？須是由立而不惑，知命耳。順而然後能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漸乎？大抵學問本于心性，頓則志決，漸則功深。頓漸皆不是，然頓則元虛，漸則支離。頓漸皆非矣。門下以為何如？

與趙夢白先生

講學之名不可驚，亦不可避。世教衰微，民不興行久矣。為今之計，更無別法，亟宜提此二字，使學者望而趨之，期而至之，或亦可以救什一于千伯耳。譬如豎鵠于東，必不射矢於西，雖不中亦不甚遠。且天下事有真必有偽，于數十人中

但得一二真者相與擔聖道而砥世風亦不啻
足矣偽者置而不論可也若朝講學而夕責備
人人皆聖賢堯舜其猶病諸惟翁丈教之

與鄧允孝布衣

別來三復游秦佳刻筆氣超脫不羣從此熟去
不患不到李杜堂室也憶昔有一文人曰周程
張朱不能為詩文托之理學遂成名於後世意
蓋嘲之也一客應云周程張朱不能為詩文一
托理學尚且成名于後世若能為詩文者而又
從事於理學其名豈不在周程張朱之上邪其
人大為惶愧因悟而為世名儒不佞聞其言快

荅吳繼疎中丞

弟素不嫻古文辭而又以賤恙諸凡應鼎文字
槩從謝絕昨辱台命正以老年伯為一代理學
之宗而老年丈又趨鯉庭而執牛耳是以藉此
印正所學寔不成文也而老年丈不加改削遽
付梓人非弟請教意矣近日學者多侈異說而
略躬行弟妄欲以身挽之而力不逮弟自歸山

一切時事不敢聞。兩京縉紳書來一字不敢答。其餘見任諸公非有書來不敢先以書往。靜攝荒庄非公事不至。偃室非赴書院會講不入。城市嘗併日而食。室人交謫而不敢以貧告人。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光陰易過而學問難窮。不知老年丈何以終教我使不至大為同袍辱望之望之。詩扇一柄博笑。

荅韓旻阜司李

不佞雖妄意聖學從事有年而質闇功疎寔無所得。頃辱詢堯其何以當。孟子以雞鳴善利一念分舜蹠兩途。此正喫緊為人處。蓋論先天之本體則一念未起純然是善。安得有利。誠有如門下所謂滄泓止水一團清氣云者。是未起念以前之境界也。自念起而後有利之一端與善分途耳。論先天之功夫則一念未起培此善根利從何生。誠有如門下所謂未為之先加攝持法云者。是未起念以前之功夫也。自功夫疎而後有利之一途與善爭馳耳。然天下無一念不

起之人亦無功夫一念不疎之人所以鷄鳴之時不是善念便是利念故孟子就此起念之初剖聖狂之路令人審幾而致決非謂雞未鳴念未起之前遂可不孳孳而任其念之或善或利也今日雞鳴念起之後孳孳為善明日雞鳴念起之後又孳孳為善則明日之孳孳固屬既為之後固屬後天而今日之孳孳以明日言又屬未為之先又屬先天矣今日之念起是善是從本體中露出端倪明日之念起又是善是從功

夫中露出本體如此做去庶乎善念漸多利念漸少久之純是善念絕無利念矣到此境界則雖流行汪洋放乎四海之後依然渟泓止水一團清氣之初也門下所謂未為之先動念之始要加一攝持法使箇箇走往舜路去不走往利路去旨哉斯言深得聖學之源矣竊以為只每日雞鳴而起孳孳為善不孳孳為利便是攝持法便是先天功夫更無別法雖上知不能無人心既起念之後誰敢自認其無利雖下愚不能

無道心未起念之前誰肯自誘其無善審鷄鳴
善利之一念決舜蹠聖狂之兩途自上知以至
下愚皆當警省不獨中人也臆見如斯幸有以
教之不盡

荅羅匡湖給諫

頃接翰教二十餘年之別得此宛承色咲喜何
可言聖賢學問要在悟性天命之性不覩不聞
如因觝觥而不忍此可得而覩聞者也而其所以
能不忍觝觥者果可得而覩聞否因嘖蹴而

不屑此可得而覩聞者也而其所以能不屑嘖
蹴者果可得而覩聞否此不覩不聞之性體在
虞廷謂之道心在孔門謂之一貫在曾子謂之
至善在子思得之為天命之性為未發之中為
天下之大本學問在此處得力則本體一徹無
所不徹即萬感萬應與靜中未發氣象毫無加
損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雖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而其寂然不動者依舊寂然不動故
曰不覩不聞下文章曰不見變曰不動成曰無

馮少坡集 卷五 書
為敬曰不動信曰不言德曰不顯天載曰無聲
無臭總只是發明此意一得如斯方欲請正而
來札闡發更透痛快不可言佩服佩服因便此
謝外俚言五首書呈覽笑

荅黃武臯侍御

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真得聖學真脈有功于
吾道不小知善知惡是良知一語尤為的確痛
快第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即告子無善無不
善佛氏無淨無垢之旨不容不辨何也良知知

字即就心體之靈明處言若云無善無惡則心
體安得靈明又安能知善知惡邪其靈明處就
是善其所以能知善知惡處就是善則心體之
有善無惡可知也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即就
先生知善知惡是良知一句證之也先生又云
為善去惡是格物必曰有善無惡者心之體則
為善者為其心體所本有去惡者去其心體所
本無上知可以本體為功夫而下學亦可以功
夫合本體庶得致良知之本旨今日無善無惡

是去惡固去其心體所本無而為善非為其心體所本有則功夫不合本體不幾以人性為仁義坐告子義外之病邪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即以先生為善去惡是格物一句證之也聞之前輩有解未發之中者云未發不可以善名不可以惡名止可名之曰中不知中就是善安得謂不可以善名未發純然是善故曰中此句正是子思直指心體處若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亦可曰無中無不中者心之體矣有是理哉

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就子思未發之中一句證之也或者又以鏡喻云照妍照媸者鏡之明無妍無媸者鏡之體若以有善無惡為心之體亦可以有妍無媸為鏡之體邪不知知善知惡之善惡字即妍媸之說也有善無惡之善字即明之說也鏡之能照妍媸處就是明鏡之明處就是善非專以妍為善也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就以鏡喻之說證之也且余性素喜靜坐坐久靜極不惟妄念不起抑且真念未萌心

體惟覺湛然當下更無紛擾心甚樂之間以語同志同志曰子不信無善無惡之說今子坐久靜極不惟妄念不起抑且真念未萌即此可見無真無妄非無善無惡之驗邪余曰心體惟覺湛然當下更無紛擾即此便見有真無妄非有善無惡之驗邪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就自家靜坐之久證之也此善字即未發之中即天命之性即心之本體人之所以異于物者正在于此不然知善知惡是良知何人能知而物不能知邪又何人能致而物不能致邪人能知而物不能知人能致而物不能致正以人之心體有善無惡而物之心體無善無惡耳天命之氣質人與物同天命之性體人與物異故人率人之性便能知愛知敬便謂之道物率物之性止能知飲知食便不知飲食之道矣先生良知二字正指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處先生致之一字正在人物之所以分途處用功此致良知三字真得聖學真脈有功于吾道不小也

馮少坡集

荅張居白大行

承教性情善惡之旨。反復玩味。門下近日。何潛心精詣。至此聲色臭味。此氣質之性也。其或有發而中節。如聲色之得其正。臭味之得其正。處便是仁義禮智。既是仁義禮智。情安得不善。而不可遂。以聲色臭味之性為善。仁義禮智。此義理之性也。其或有發不中節。如仁義之有所偏。禮智之有所偏。處還是氣質未融。氣質既未融。情安得成善。而不可遂。以仁義禮智之性為中。

間尚有不善。仁義禮智。正是善之別名。復性者。變化此氣質。而復此仁義禮智之性之本體也。朱文公之學。集諸儒之大成。其功甚大。其所得甚深。即間有智者。千慮之一。無足為文公病也。王文成之學。其得失正不相妨。其得處在致良知三字。直指聖學真脈。且大撤晚宋以來學術支離之障。晚宋儒者。徒知文公著述之多。而不知其非有意于立言也。往往拋却自家心性。而以考索聞見為學。人品雖真。而學脈多雜。若曰。

著述不多不足以為道學耳故以薛文清之賢止因其著述少遂久稽祀典自良知之說行而人始知箇箇人心有仲尼不專在著述多寡而文清始獲從祀其默有功于世道人心何如此文成得處不可誣也其失處一在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翻孟子性善之案墮告子無善無不善佛氏無淨無垢之病今佞佛者至今借為口實一在舉學庸首章必欲牽附而絀文公以窮理解格物之說不知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易言

非歟一在低昂朱陸太過而以影響疑朱仲晦以集註或問為中年未定之見不知文公臨終時猶改訂誠意章註集註或問不知費一生多少心思安得以為未定之見而啟後學之惑此文成失處不可諱也大約孔孟而後諸儒各有得失不能盡同是在學者去短集長毋令瑕瑜相掩可耳清任和不同而同為聖去奴死不同而同為仁朱陸薛王不同而同為儒總之皆吾師也近日信文成者偏信其失處以致懲其失

者併得處亦不之信皆非矣。長辨如斯不知可無毫釐千里之差而得殊途同歸之妙否。雖然此特就文成立言處斷其得失耳。若論其躬行處如擒濠之事功抗瑾之節義居家之孝友生平歷履固粹乎無可議者。非若立言之猶有得失也。而論者不察誤以為重知略行則寃甚矣。惟門下詳教之。

荅顧良知布衣

足下精於醫且尤志于儒而不佞感足下且尤愛足下。願足下益自愛陽明之學以致良知為宗。故其詩曰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善學陽明者必立身行己無一言一動不求合于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踰越處方謂之真能致良知方見其學透本源不然還是知未致還是本源未透不可不察也。譬之用藥治病然必深識病源而後立方製劑無一不精無一不効亦必立方製劑無一不精無一不効而後見其果能深識病源不然即自號曰深識其孰信

之足下精于醫故敢以醫喻惟足下留神

荅揚晉庵都諫

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今從
吾六十矣而猶不知五十九年之非惶愧又當
何如茲小豚知弟生平芝蘭莫如翁丈不自揣
度唐突楮筆誤辱珠玉第獎借過情令人踟躕
不敢當耳厚貺遠頒不敢槩辭肅此附謝不腆
脩緘伏惟莞納弟居會城人事瑣瑣不得已僻
靜庄居非會講不入城市多病之軀頗得靜攝

之効至于賤日一切宴會交際槩從謝絕晨興
惟焚香告天以祝 聖天子萬壽晚同二三同
志在書院中烹茶以當杯酒歌詩以當音樂淡
中滋味最覺深長若張筵設樂徵逐叫號于酒
肉場中不惟心非其好力亦不能給也仁兄知
我聞之必發一咲

荅高景逸同年

學問源頭全在悟性而戒慎恐懼是性體之真
精神規矩準繩是性體之真條理于此少有出

入終是參悟未透今日講學要内存戒慎恐懼
外守規矩準繩如此才是真悟才是真修才是
真瀟灑受用不知老年丈以為是否

答史蓮勺侍御

長安距渭上不百里而不克時領塵誨徒切饑
渴夫學之不講久矣翁丈毅然任之讀學庸問
辨不覺手舞足蹈為吾道喜中多精語未易縷
悉朱文公以必至于是而不遷解止字最妙今
人亦有至於是而稱止未幾而復遷者此古人

所以有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戒也翁丈以純
亦不已解止字尤妙若遷則便是已矣必純亦
不已才謂之止而不遷不遷者非自足自滿駐
足於此止而不遷也故止於至善止字為好字
眼止吾止也止字為不好字眼若看得不活而
第曰止於是而不遷以此為駐足處則是止吾
止也之止非止於至善之止矣翁丈以未見如
傷解純亦不已更得大學止字之旨至以羞惡
良知論見君子而厭然以理之本體人之靜時

論無聲無臭不覩不聞修身須先行於妻子慎
獨在常視乎鬼神尤令人悚然快然佩服不已
第葑菲之言亦辱採擇不無形穢之愧柰何近
南元老輯越中述傳真稱陽明知已二丈山中
乃作如此工夫橫渠涇野之風當自渭上大振
此所以喜也使旋草草謝教諸容嗣布不一

與王保宇郡丞

從吾不佞景仰山斗積有歲年近從賢肖益得
有道之詳至如平定救荒永平佐政尤卓卓在

人耳目者殊為世道慶幸第無繇音問為歎耳
吾鄉橫渠張子其尊人當祀啟聖祠昨畢東郊
公祖業已題請矣至如後人二百五十年當道
諸公止在吾鄉物色竟一不可得向待罪長蘆灤
州曾送有志書彼時未得暇閱且并其冊籍失
之山中無事近有一客過退所得灤州舊志讀之
見橫渠後人從金元已流寓于灤且累朝俱有
息典載之甚詳讀至此一不覺踴躍為先儒喜望
臺下取志行查移文吾知成此盛舉是臺下無

量之功德不朽之盛事也。即目下不能如程朱之例大加蔭叙。然既開其端。後必有踵而行之者。則創始之功。當亦在焉。況此事尤人人之所樂成者哉。五百年闕典。當有在于今日者。不知門下以為何如。臨行。深不有拳拳。

又

向得華翰。知橫渠先生後裔。在灤大為吾道一快。鳳翔太府沈公祖聞之。喜甚。即具書奉謝。併致書永平太府項老先生。欲得永平一印信公

文可據。以申呈吾省當路。便於題請。耳。沈公祖篤志理學。力以表章先儒為已任。國朝二百五十年闕典。直待今日。良為竒遇。吾輩為桑梓先儒。尤當竭蹶成之。以竟千載不朽之事。諸凡借重鼎力。知不待從吾詞之畢也。謹此稱謝。鳳翔差役專為此事。更望垂青。臨楮。繾綣不盡。

答王蒼坪明府

昨唐突佳刻。亦羨則愛。愛則傳意耳。過承嘉惠。當與同志共之。老父母功德無涯矣。知感知重。

馮少坡集 卷五 書 三
沈刻併領肅此佈謝張橫渠先生後人一向諸
公祖俱在郿縣物色而竟不可得昨見灤州志
載之甚詳頃移書永平王保宇二守查已的確
倘得借重鳳翔府移文永平府得一印信公文
可執以呈請兩臺縱目前不能比程朱例遽徼
恩典則今日既開其端他日必有竟其事者則
創始之功當與天壤共不朽矣此知老父母所
樂聞者敢併及之

與沈芳揚太府

久聞老公祖力講理學種種作用卓犖不凡私
心景仰有日第閉戶深山久缺聞問耳頃辱翰
貺先施宛承警效感何可當橫渠先生苗裔已
托永平王保宇二守行查的確辱老公祖下詢
此斯世斯文之幸也橫渠可作亦結金蘭老公
祖自道也從吾惟舉首加額為吾道稱賀為老
公祖稱謝而已佳刻周李二書繼往開來功德
無量敬用珍藏灤志一部奉覽橫渠家譜寄在
張心虞處老公祖取而觀之何如外拙刻數種

馮少坡集 卷五 書 三十一
請教臨楮不勝皇悚

又

使至辱翰教獲覽老公祖與永平公移與橫渠先生族人書禮併與王保宇二守書老公祖為此舉可謂委曲詳盡無所不用其心矣殊為吾道踴躍不已 國朝二百五十年缺典直至老公祖今日始舉真所謂時如有待道不虛行者也謹此三肅稱謝外從吾與王二守書已附使者矣併復不一

荅吳百昌中舍

文公之學粹乎無議故新建是亦云吾千晦菴有罔極之思可見新建寔未嘗不尊信文公也今學佛者多借新建以詆文公公是非悖文公寔悖新建矣今為吾道計惟當並屏佛學之非而不當非學佛者之人辨其佛學之非則彼知其非當自悟若非其學佛者之人則以同志中先自立形跡又安望其逃而歸哉况亦非以善養人之道也不佞關中書院每會雖無一人不容而必不敢

馮少城集 卷五 書 蓋
容一僧謂彼髡髮出家已叛於儒之外非若同志學佛猶在于儒之中也在儒之中而誤信乎佛此所以不可不辨而又不可不以善養之耳何如

答陳可績茂才

人心道心不必深求不必遠求如一念敬便是道心一念肆便是人心一念謙便是道心一念傲便是人心一念讓便是道心一念爭便是人心一念真便是道心一念偽便是人心一念信

學便是道心一念非學便是人心於此一一察識便是惟精一一體驗便是惟一察識體驗純一不已便是允執厥中至淺至深至近至遠而古今學者多厭常喜新曲為解釋反覺支離葛藤

答南二太中丞 癸亥

八閩夙稱海濱鄒魯而台丈以理學世家節鉞其地天蓋為吾道藉重也幸甚幸甚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承教一敬之內定有許多作用

且有許多轉移妙法原非空空作啞禪也最是
最是中庸說無為而成而一則曰有九經一則
曰有三重二有字正與無為無字相應不然則
老氏矣惟其有才討得無此修己以敬所以能
安人安百姓也何如同安有洪芳洲朝選官刑
部侍郎目不成遼王獄為江陵所恨罷官仍假
他事下獄竟斃獄中此古今第一奇事冤事台
丈為一表章之何如

